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说说书展

叶辛

又是一年8月的暑期,又是一年上海暑期的书展。读书人盼望着,社会各界人士在观察着。因为大家心里明白,书展、书展,是宣传书、推荐书或者干脆说是卖书的。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告诉人们,书不好卖。那么问题来了,明知书不好卖,为啥还要办书展呢?而且是在上海市中心人人都知道的展览中心举办,一办就是一周。

要讲清楚这个问题,就得讲讲上海这个城市与众不同之处了。国家年年办书展,全国各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轮流坐庄,一年一个省轮到一次,作为东道主,主办一次全国的书展,吸引全国每一个省、区、市的出版人、写书人、读书人都往那个省会城市跑(在我的记忆中,在地方举办的全国书展,只有广西安排在桂林市举办,其他所有的省都是在省会中心城市办的)。作为东道主的省份,借着全国的书展,同时以书为媒,介绍和推介本省的美食、景点和方方面面各种各样民俗文化、民族风情,甚至方言俚语。这确实也不失为一种大文化范畴内有益的交流。参与方无不皆大欢喜!

以至于轮到后面的那些省份,都想要早点举办一届全国书展。30年过去了,几乎每个省举办过书展以后,现在,都是以省乃至以市为单位举办。

上海的书展则在这起起伏伏的过程中,始终在举办,而且一届比一届举办得成功,受到上海市和周边省市读书人的欢迎和赞扬!

由于职业的原因,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书展这件事以来,年年的书展我都是参加的。不仅作为读书人到书展上选书看书,也作为写书人参加有关单位的签名售书活动。可以说一句,中国的签名售书这件事,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,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。

记得2016年我在悉尼一家百年书店签售《孽债》英文版时,读者的队伍排到了书店外的人行道边上,书店经理脸色紧张地拉着翻译走到我跟前,说:怎么会是这样?我这书店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。我看他脸上怕出事的表情,观察了一下排队的人们,对他说,你看,队伍里都是读书人,而且华人居多,我敢保证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。签售结束以后,书店经理陪伴我走出书店,我看到书店门口站着三位悉尼的警察。

书店经理笑对我说,怕出意外,还是请他们到场了。我也笑对他说:我能理解,我在上海签售也有请警察维持秩序的时候。他好奇地要我介绍一下。我告诉他,我签的也是今天这本书的中文版,一次是在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寺书店,来了两千多名读者,队伍不但排到了书店外头,还沿着人行道拐了两个弯。另一次是在江苏徐州市中心书店,来了三千多名读者,签到所有的书卖光,连封面撕坏了的书,也被读者买走了!

小文写到这里,我不得不停下笔来,实事求是地说一句:这样的人群拥挤盛况空前,在现在举办的书展上,很少见了。去年8月的上海书展,我参加签售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叶辛小散文《一城繁华半江河》,一个小时之内,出版社带去的200本书卖光了,有读者固执地等在柜台前还想要,出版社只能抱歉地做解释:规定场子只能使用一个小时,我们只带了这么点书,请读者改天再来。

又是一年过去了,我还要参加8月书展。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的叶辛小散文《荡马路》。作家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叶辛五卷本,不知在今年上海书展上会有怎样的情景。

我从未想过,一场音乐会最动人的部分,竟是那些背影。

年初“第十六届爱在城市关爱自闭症音乐会”给了我一次全新的观演体验。E区5排2座,这个位置让我看到的几乎全是背影。当“天使知音沙龙”的孩子走上舞台时,从背后看去,他们与普通孩子没什么不同。男孩子们穿着整齐的小西装,女孩们扎着精神的马尾辫。但当长笛和小号的声音响起,我才知道这是一群自闭症儿童的演出。

进入演奏环节,钢琴演奏家孔祥东和“天使”陈正桐四手联奏《培尔金特第一组曲》,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联手合作。演奏毕,两人击掌,互相拥抱。“天使”们的表演并非完美无缺。从背后看去,他们的动作常常不协调,上台时甚至有人突然回过头来做鬼脸。有个小男孩一直在背后背在身,手指不停地扭动,像是在进行某种只有他自己理解的游戏。这些在常规演出中会被视为失误的细节,此刻却显得如此珍贵——那是未被社会规则“驯化”的纯真和真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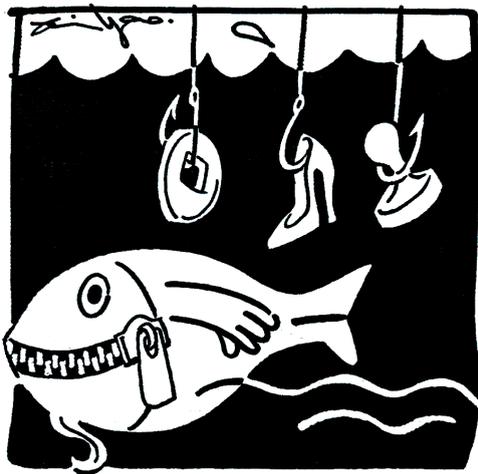
我悄悄掏出手机,想记录下这些难得一见的“幕后”画面。但当我调好焦

距,“天使”们已经恢复了“演出状态”,背影又变得规规矩矩。经常去“天使”做志愿者的文友宜娟告诉我,为了让他们学会简单的鞠躬动作,志愿者们可能要重复演示上百次;为了让孩子记住一段旋律,老师们要分解成无数个小节反复练习。这些付出不会出现在节目单上,就像此刻,我只能看到舞台上那些忙碌的背影——帮孩子整理衣领的,悄悄递上水杯的,在角落打着手势提示的……指挥家曹鹏的到场将气氛推向了高潮。他拿起指挥棒,随着右手的挥舞,一阵激昂的声音响了起来,乐团奏响了两首交响乐——小号三重奏《号手的假日》和《雷电波尔卡》。当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旋律响起时,观众席上有人开始轻声跟唱。剧场的灯光暗了下来,有人将手机的手电筒打开,一个,两个,顿时,很多人都打开了手机,在晃动,剧场的四面都亮起了灯光,转眼间,整个剧场聚集了星星点点的光。

演出结束,掌声经久不息。当我将目光移向舞台两侧,那些正在收拾乐器的、指挥“天使”排队的志愿者们,依然只留给我一个匆匆的背影。

背影

郑自华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嘴馋的进了锅,自律的游四方。

大文豪苏东坡曾被贬至岭南惠州两年零八个月,他留下的名诗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让惠州和惠州的荔枝名扬四方。日前,我有幸应邀为惠州题书苏东坡荔枝诗碑,并专程前往惠州古荔枝园为诗碑揭幕。

初夏,正值荔枝成熟时节,古荔枝园里,粗壮的古荔枝绿叶丛中挂满了红灿灿的果实。平生第一次看到长在树上的荔枝,眼前一亮,心生欢喜,顺手摘几颗尝尝,果然名不虚传,其壳薄核小、肉厚甘甜、汁水丰盈,实在太好吃了,怪不得苏公当年对惠州荔枝爱不释手了。

公元1094年,被贬岭南惠州的苏东坡,情绪低落,他携幼子苏过、爱妾王朝云,翻山越岭前往那片陌生而偏远的地方,前途迷茫,内心充满了忐忑。在南下途中,偶遇“惠州通”顾秀才,其热情地向苏东坡介绍了岭南淳朴的风土人情。苏东坡到达惠州时,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,这大大地抚慰了东坡受伤的心灵,激发了他对岭南的情感,在白鹤峰上盖起了新居,想在此长居。但事与愿违,命

运多舛的苏轼不久又被贬往海南。在惠州,东坡遇见了当地老太守钱酥。钱酥为江南吴越国王钱镠第十世孙,他在此地践行祖训,造桥铺路,治水种荔,鼓励农桑,颇有政声。在钱酥的眼里,惠州的景色与故乡西湖很像,于是他在此置地定居,成为岭南钱氏的始迁祖。钱酥仰慕苏东坡的才华,他们谈古论今,诗词唱和,相交甚欢,引为知己。在当地的钱氏宗祠中,还记载着两位先贤交往的生动故事。

惠州西湖为天下三大西湖之一,来此,仿佛目睹了一幅徐徐展开的岭南水墨画,此美景也感动了苏轼这位走南闯北的大才子,他挥笔写下“一更山吐月,玉塔卧微澜”的诗句。始建于唐代的泗洲塔高耸入云,宛如杭州保俶塔般质朴高雅,又像一位沉静寂静的地方,默默守护着这块古老而美丽的沃土。湖水如温润的碧玉般清澈,湖中的岛屿星罗棋布,亭台楼阁造型各异,拱北桥、西新桥等似一条条玉带披在湖面上,将西湖点缀得如诗如画。望着漫长的惠州苏堤,同行的张亦锋博士感慨道:苏轼所到之处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故事,他在此地建桥兴学、施药救急、捐款造桥,为解决水患而修建苏堤,这些实事深得民

苏轼诗碑立惠州

钱汉东

夏日的周末,独自带娃。闷在空调房一天,就想着晚上出去吃顿好的。

“晚饭出去吃,你来选!别选太贵的。”我把手机丢给儿子。好啦!少年是乐于干这种事的,毕竟年纪还小,能自己做主的机会不多。

在手机上翻了又翻,折腾了足足半个小时,想了好几个方案,纠结多种优惠组合。他跑过来说:“两个选择,寿司还是火锅?算了,我觉得还是火锅更划算!”大夏天的吃火锅?我看了眼外头炽热的太阳,但想想久违的火锅香味,又觉得也不是不行。“你不怕热吗?”

我多问了一句。“世上还有比夏天吃火锅、冬天吃冰激凌更快乐的事吗?”孩子反问。估计他又看了什么短视频吧。我表示没有问题,空调吹多了也得出汗。

这年头的商场里,主打一个人气餐饮。简餐之外,最容易做起来的就是火锅店了。不过火锅店的赛道里门类繁多,我对孩子的选择比较惊喜,不仅选了家不错的成都火锅,还订了最物美价廉的套餐。之前我很少和他两个人吃火锅,倒不是不爱吃,而是一大一小出门,点上一桌子东西,吃不完就会有罪恶感。也许有人会少说一些不就好了?那你吃的是火锅,可不就是一桌子菜吗?

现在他上了初中,饭量肉眼可见地增加,那么点起单来就不用精打细算了。“上肉!还要毛肚和鸭血!”孩子的口气像极了海贼王里的路飞。我笑着点好锅底和肉菜,不多久服务员端上了鸳鸯锅底。红锅油亮,白锅浓郁。“这边没有那个黄油娃娃。”娃看了眼锅底说。“黄油是重庆火锅的特色,你选的是成都火锅呀。”我讲。电火一开,不多久红锅就冒起泡泡。我介绍说,重庆火锅的特色是

心,如今苏堤已成为惠州的标识,人们就会感受到苏轼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在惠州西湖孤山的东麓,我们拾级而上,去瞻仰苏东坡的塑像。离塑像不远处是千古文豪东坡的“红颜知己”王朝云的长眠处。墓为圆拱形,石砖砌,清嘉庆六年(1801年)惠州知府伊秉绶重修,并撰写了墓碣及碑文。朝云在惠州时遇瘟疫,身体十分虚弱,终日与药为伴;她还担忧苏公遭遇不测,烧毁了不少可能惹事的苏公诗稿。苏轼《朝云诗》云:“经卷药炉新活计,舞衫歌扇旧因缘。”他寻医煎药,以求朝云康复。但从小生长在江南的纤弱女子王朝云,最终耐不住岭南闷热恶劣的气候,带着不舍与无奈溘然长逝,年仅三十四岁。苏东坡在其墓前建了一座六如亭来纪念

牛油,就是他以前见过的,一个牛油小熊丢在锅底里,让它慢慢融化的那个牛油。有了牛油,锅底就更香一些。调料选择上,成都火锅的选择会更多一点,什么芝麻、花生碎、咸菜等。不过咱们是在上海,到上海的火锅都是改良过的,所以细节上差别也就不大了。辣度嘛,我觉得差不多,重庆火锅可能更麻一些。“家门口那家老北京铜炉是不是就不辣?”孩子问。“辣不辣得看你怎么吃。铜炉锅本身不是以辣为特色的。不过世上最辣的味道,在你自己的蘸碟里。”我给他倒上冰可乐说,“想吃辣,你就多放辣椒嘛。”

说话间,红白相间的牛羊肉、切得方正整齐的暗红鸭血、铺在冰块上的褐色毛肚被一一端上了桌。一桌子的肉菜,让人身心愉悦。开吃!娃夹起毛肚放入红锅,嘴里数了一、二、三,就把毛肚提了起来。还挺讲究,我看了他一眼。他说这是小时候有一次吃火锅,服务员教他的。我想说每个店的食材不同,不能刻舟求剑啊,但想想还是随他去了。夹起一片羊肉放入白锅,入锅三秒肉片就卷起了边,筷子一转,羊肉片翻了个身,所有红色都变成肉色。我就蘸了一下调料,炫入口中。厚厚的油脂香在舌尖展开,唇齿间有些许的韧劲,就是要这个味道。

两个人你争我抢,很快将一盘盘牛羊肉炫入腹中。锅里漂起厚厚的油脂,人的肚子里暖洋洋的,在空调房里仍旧出了一层细汗。“再加一份肉吧?”娃看着我。加!世上还有比夏天吃火锅更“巴适”的事吗?

她,并亲手写了楹联:“不合时宜,惟有朝云能识我;独弹古调,每逢暮雨倍思卿。”王朝云墓后有“东坡纪念馆”,展出内容丰富,特别是东坡发明的用毛竹为工具,引山泉为村民提供“自来水”,解百姓饮水之急,造福民众,给人印象深刻。这在当时堪称奇迹,只有时刻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,才会有此创举。

惠州的荔枝是最令苏东坡陶醉的美味,他甚至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。三百颗荔枝起码十几斤重,再说荔枝吃多了易上火,东坡是用夸张的手法盛赞惠州荔枝的甘美,犹如李白那“白发三千丈”的名句一样。不过,在尝过惠州荔枝后,我也拍案叫绝,今生尝过各种荔枝无数,惠州荔枝稳居第一。东坡视野多识广,乃真正的识货之人!因怕上火,我不敢多

食。当地文友黄江劝我说,放开心,无事的;又说荔枝剥去外壳后,将头部那块呈咖色的小硬块咬掉,就不会上火了。黄兄所教这招果真灵光,屢试不爽,不知当年苏公是否采用过如此妙招。

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惠州因苏东坡而得名,惠州的荔枝也承载起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清人江逢辰诗云“自坡公滴南海,天下不敢小惠州”。苏轼深爱着敬他爱他的岭南乡亲,岭南乡亲对苏公亦有剪不断的情思。如今,惠州古荔枝园内竖起了苏公荔枝诗碑,以弘扬东坡文化,传承君子风范。

夏天的一顿火锅

君天



边看边聊



七夕会

这一年,我还去

有好几个地方与龙有关,就从龙开始做系列。

我去了慈溪伏龙山,那里有座伏龙寺,据说因在海边,经常被海潮所扰,为了“镇”海,造了这座寺

玩“封”之乐

艾莉莎

庙。进去后,龙没找到,却找到了弘一法师的足迹,他曾几次来此修行讲道,寺里还保存着他住过的小屋。他留下的手迹,被当作镇寺之宝。我请住持在信封上签名,没想到他是诗人,随手写了一首诗!我拍下弘一法师的手迹和小屋,回去后,把这两张照片贴在封上,背后记下了伏龙寺的历史,找当地邮局盖了邮戳,因为怕遗失,没敢寄。回家后把它与龙泉封放在一起,越看越有意思。

雅玩

做成系列的。如浙江